

龚鹏程◎著

YOU ZHI SHI DE WEN XUE KE

有知识的文学课

《有知识的文学课》如同一面镜子，照见我们思考文学的局限。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无不有文学；稀奇的事物俯仰皆是。在作者笔下，鸟兽草木虫鱼中更有文学。文学一直在这些寻常可见的文化知识中，文学的讲述方式，令人耳目一新。不曾深思。作者以意出尘外之思，颠覆了传统。

 中华书局
ZHONGHUA BOOK COMPANY

有知識的
文學課

龔鵬程 著

龔鵬程◎著



中華書局
ZHONGHUA BOOK COMPAN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知识的文学课/龚鹏程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6.5
ISBN 978-7-101-09660-6

I.文… II.龚… III.中国文学-古典文学研究 IV.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33730号

-
- 书 名 有知识的文学课(精装本)
著 者 龚鹏程
责任编辑 孙永娟 吴稼南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6年5月北京第1版
201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毫米 1/32
印张10 $\frac{7}{8}$ 插页2 字数250千字
印 数 1-8000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9660-6
定 价 39.00元
-

序

文学作品，我们自小读得够多了，文学课也没少上过。打幼儿园开始，就背诵了许多诗词；小学到中学，每学期又熟读了十来篇古今佳作名文；至大学，少说也有上百篇诗文是烂熟于胸的。文学典故、作家履历、字词解释、篇章大意、文法语态，什么都考不倒我们。

可是，考上了名校的大学生，你让他写篇诗文函札试试，除了考试用的作文套话，什么也不会。你找篇文章让他谈谈，也会发现他根本没有审美能力，超出字词解释之外的文学文化问题大抵皆一窍不通。

我在大学教书，于今快四十年了，年年碰到的学生均是如此，两岸都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语文教育一塌糊涂，老是把诗文割裂为字词解释、文意译读、文法语态、作家生平资料等等，然后令学生背诵之，反复考习之。最终便使得学生都不知文学为何物。

而且，入了大学，一般人就再也不会接触文学了，因门既已敲开，

敲门砖谁也不会再拎在手上。少数进了文学科系的学生，虽号称以文学为专业，然而习得的本领，其实与初高中并无大异，只是割裂更甚。要用西方哲学、当代思潮、政经社科知识、工科论文术语及格式去“剖析”中国文学。

我久不满于这种文学教育形态，认为把文学仅囿限于作家与作品，内缩式地讲作家人格如何高、心境如何好，作品又如何结构巧、修辞精，讲来讲去，豆剖瓜分，越缩越小。仅在版本、字句、语法、词意上打转，实在玩物丧志，越讲越没劲。

当然，这些方法不能说完全没用，但显然还可以再开发一些视域，让人对文学能有更入乎其内的理解。

“文学与文化”是把文学活动放在整体中国文化视域中去看，不认为文学作品是独立的，通过文学，可以了解中国社会、中国文化。中国文化也即整体体现为中国文学。

孔子说，读诗有诸多好处，“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”。可以用其中的道理来侍奉父母，也可以来服侍君上，还可以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。孔子的说法道尽了文学与人的密不可分。上至“天文”、下至“地理”，无不有文学；衣、食、住、行世俗之事中亦见文学；鸟兽草木虫鱼中更有文学。文学一直在这些寻常可见的文化知识中，只是我们习焉不察。

我们只看《诗经》的开篇中的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，接上了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，偶尔相遇，若有理若无理，若有意若无意，而这一切兴发生成于此间，本非臆造，然义不尽处于意外，兴成可观，则又未必纯属被决定、被限制。这就是文学中的鸟兽虫鱼、江河湖海，他们在情理（知识）之中，也在意料之外。这等魅力也许只能来自神思。

相对于那种内缩而割裂的文学阐释形态，我如此恢拓无端，有点“其

大无外”。但你不觉得唯其如此，才足以开豁耳目、高大其心志，非局促之学吗？

这样理解文学，才可以破除过去文学教育常给人一些迷思与错误。这些错误太多了，我每一讲都须花点口舌去拨乱反正。不是我比较聪明，故能识前人之误，只是大脉络理顺了，自然就会明白过去那些文学知识为何是胡说八道。希望大家看看，也能养成大识见，成为有文化的人。

龚鹏程

二〇一四年七月

目 录

1/序

1/第一讲 文学与天文

1/天文是古人日用所知

5/古人生活中的天文知识

20/类书、蒙学书中文学性的天文知识

23/《天问》分化出的文学形态及影响

28/第二讲 文学与岁时

28/什么是岁时

31/文学关注下的时间

35/中国人重节气、节日

41/文人笔下的节日、岁时

46/四季变化为文人所重

53/第三讲 文学与地理

- 53/《禹贡》与九州地理观
- 57/《山海经》、《穆天子传》启发下的文学想象
- 60/《诗经》中的具体生活场域
- 63/楚辞、地理志、辞赋中文学与地理的关联
- 64/地理文学化的诸多体现
- 73/以地理视角看《乐府诗》

77/第四讲 文学与饮

- 77/中国人更重视的是饮
- 82/《诗经》里的酒
- 90/《楚辞》中丰富多样的饮
- 94/与文学相关的酒
- 98/饮茶法的变迁
- 101/与文学相关的茶文化
- 105/僧家对茶道的推动
- 107/文人对茶饮的影响

112/第五讲 文学与食

- 112/文学中的农事稼穡
- 115/文学作品祭祀中的食物
- 119/《诗经》开创食物描写的三大类型
- 121/《楚辞》中的离俗之食
- 127/汉代歌诗辞赋里的佳肴

131/第六讲 文学与衣

- 131/中西方服饰观之不同

138/《诗经》之衣多在《国风》中

141/着衣之礼及各种衣服

148/《楚辞》中超凡脱俗之服饰

150/文学里的冠剑、纶巾、金缕衣

154/第七讲 文学与住

154/中西方居住文化差异

156/文学中的卜居主题

159/《长物志》显现出的文人生活理想

163/文学中的园林楼阁

174/“观”的性质、作用与表现

180/第八讲 文学与行

180/由《诗经》开启的行旅文学

186/行旅文化中产生的闺怨文学

191/行旅文学出现的原因

196/驿站诗、题壁诗

204/游的文学史

211/第九讲 文学与草

211/北京花事

217/早期花草意识的混而未分

219/重视花，始于汉代

221/香在草之外另成大邦

224/词比诗更显花草意识

229/体物、博物、格物、玩物

240/第十讲 文学与木

240/橘之颂

242/嘉木者木兰

244/桐花时节

245/文人爱梧桐

247/桂花之幽静

250/韵胜格高的梅花

254/文学里草木的深意

258/第十一讲 文学与鸟

258/《诗经》里聚讼万端的鸟

261/文学中的嘉禽

267/文学中其他诸鸟

277/第十二讲 文学与兽

277/蒙学读物中的兽

280/诗人体物工夫

285/文人笔下的马

290/寓言与以兽拟人

291/与兽相关的文学故事

297/文学变形幻化主题中的异兽

300/第十三讲 文学与虫

300/《诗经》里的虫

305/龙非虚构之物

309/声望较差的蛇

313/文学中的小虫们

315/相生相化之虫

320/第十四讲 文学与鱼

320/鱼之总说

324/有文化符号意义的龟

328/重要且美好的鲤鱼

331/丧失本义的鯪

332/与鱼相关的文学故事

第一讲 文学与天文

天文是古人日用所知

宋王应麟有《六经天文编》二卷，除星象外，凡阴阳五行、风雨及卦义悉汇录之。我现在不能谈得那么杂，兹仅就与文学有关者略说一二。

据《周礼》考之，当时大司徒辨其山林、川泽、丘陵、坟衍、原隰之名物；山师掌山林之名，辨其物与其利害；庖人掌共六畜、六兽、六禽，辨其名物。则当时学在王官，各种名物，均有官吏主掌。其中辨天之日月、星辰、风雨、暝晦等，职在天官，如《史记·天官书》所云云，即其职与其学也。《尔雅》另有《释天》一篇，汉末刘熙编《释名》，更以“释天”冠首。盖名物之大者，莫过于天，故辨析名物、释训释诂，不敢轻忽。

然学在王官，释天既为天官专职，其余的人便不能知天吗？不然，

《尚书·尧典》已云尧时命官“敬授民时”，可知古天文时令之学早已普及，民之耕稼兴作，俱赖于是，岂能不遍使通晓？清顾炎武《日知录》云：“三代以上，人人皆知天文：‘七月流火’，农夫之辞也；‘三星在户’，妇人之语也；‘月离于毕’，戍卒之作也；‘龙尾伏辰’，儿童之谣也。”即以此故。

这是因为大司徒要辨山林、川泽、丘陵、原隰之名物，一般农民、牧民也同样需要知道这些东西。近代博物学者，即类似大司徒、山师等官，对物类可以有系统性的知识；一般民众虽不是学者，对这些却拥有具体的实践性知识。某些时候，博物学者还得向农民、牧民请教呢！孔子答樊迟问圃问稼时说“吾不如老农”、“吾不如老圃”，就是这个缘故。

而且古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，远比我们现在密切。风雨晴晦、斗转星移，决定着他们的作息与生计，一举一动，都是与自然要相配合的。因此，讲起天文历象，实是再亲切熟悉不过的事了。《诗经》中比兴，动观天文，即以此故。

如《诗经·邶风·日月》（后文中“诗经”均略去）：“日居月诸，照临下土。乃如之人兮，逝不古处。胡能有定？宁不我顾？”用日日出没有恒时来批评那个没良心的人，一走就不见了人影，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定性？为何还不来看我？

《唐风·绸缪》也以天象起兴：“绸缪束薪，三星在天。今夕何夕，见此良人？子兮子兮，见此良人何？”三星指心星（“三星”有多种说法，《毛传》认为指参宿三星，《郑笺》则认为指心宿三星）。见到心星，暗指心有所依。是看见喜欢的人时心中喜悦难名之状。

此两诗，一喜一怨，而均以天象起兴。另有一些则是直赋天象，接着就叙事言情的。如《邶风·定之方中》：“定之方中，作于楚宫。揆之以日，作于楚室。树之榛栗，椅桐梓漆，爰伐琴瑟。”宋朱熹《诗

集传》解释说：“定，北方之宿，营室星也。此星昏而正中，夏正十月也。于是时可以营制宫室，故谓之营室。楚宫，楚丘之宫也。揆，度也。树八尺之臬，而度其日出入之景，以定东西；又参日中之景，以正南北也。”这整段是讲人们依星象、参日景以营造宫室的经过。

又《小雅·十月之交》：“十月之交，朔月辛卯，日有食之，亦孔之丑。彼月而微，此日而微。今此下民，亦孔之哀。”朱熹《诗集传》：“交，日月交会，谓晦朔之间也。历法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。左旋于地，一昼一夜，则其行一周而又过一度。日月皆右行于天，一昼一夜，则日行一度，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。故日一岁而一周天，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，又逐及于日而与之会。一岁凡十二会。方会，则月光都尽而为晦。已会，则月光复苏而为朔。朔后晦前各十五日。日月相对，则月光正满而为望。晦朔而日月之合，东西同度，南北同道，则月掩日而日为之食。望而日月之对，同度同道，则月亢日而月为之食。是皆有常度矣。然王者修德行政，用贤去奸，能使阳盛足以胜阴，阴衰不能侵阳，则日月之行，虽或当食，而月常避日……”云云，解释了一大通历法。其实诗的大意只是说：十月就是纯阴之月，竟又逢日食，更是阴盛之象了。在政治上这代表小人当道、政治昏暗，所以说现在的百姓可怜哪！

另就是《豳风·七月》：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一之日鬻发，二之日栗烈。无衣无褐，何以卒岁？”朱熹《诗集传》：“七月，斗建申之月，夏之七月也……一之日，谓斗建子，一阳之月；二之日，谓斗建丑，二阳之月也……鬻发，风寒也。栗烈，气寒也。”简单解释就是：七月大火星往西沉了，天气开始凉了，九月则该换上寒衣了。若到十月、十一月，寒气就更加厉害，老百姓无衣无褐，可怎么度岁？

2005年7月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、后来兼任国学院院长的纪宝成

先生，因在接待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时错解了《诗经》“七月流火”一词，輿情大哗。被聘为人大国学院副院长的范曾居然写了一篇《“七月流火”我见——为人大校长辩》说：

顷读报端有关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错解《诗经》“七月流火”一语，窃以为笔者逞私智而错用心，欲显博以反见陋。盖孔颖达《十三经注疏》中已有确解，“七月流火”者极言溽暑炎蒸也。流者，下注也；火者，状其炽燃者也。又据郭沫若先生考之，七月指周正七月，实为农历五月，天气转热，何谓乎变凉哉？纪宝成校长娴于诗旨，不唯无舛，用之甚佳。或有某注家强作解人，必以“火”为星辰之名，谓“流火”为节候转凉，此胶柱而鼓瑟之谈，则恐非硕学之宜。且也，“豳风”出自奴隶之口唱，必使奴隶而蔬天象，不亦谬乎？要之，诗无达诂，人各有会，其间理解之齟齬，唯不离本文之主旨，正不必刻舟求剑，定向而解。

自汉郑玄《毛诗传笺》、唐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以来，解此诗自来无异词。孔颖达疏明言“火”谓大火星，“流”是向西落下。何尝说过“流者，下注也；火者，状其炽燃者也”这样的话？“七月流火”的火，是心宿二，古称“大火”，即天蝎座 α 星。我国在四千多年前颛顼时期，就设立了火正之官，专门负责观测这颗星。豳，是现在的陕西彬县，位于西安西北。“七月流火”之后接着讲“九月授衣”，表示天气转凉，需要添置衣服了。文义如此明白，竟乱扯说“七月流火”也可以解释为天气炎热，根本就不顾上下文。说此诗乃奴隶所作，奴隶不可能懂天文，更是荒谬。

古人生活中的天文知识

不过，古之天文，今人搞不清楚，也不全是无知的问题，亦有因古今变迁而令后人不易明了之处。犹如古代话语，人人都会说，可是至今就只有懂古音学的人才弄得明白。古天文学，虽是当时百姓日用常识，然时移世异，学者对之，往往亦聚讼纷纭，与争论古音韵究竟如何是一个样。

(一) 三正

造成难解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历法之变。古有六历：黄帝历、颛顼历、夏历、殷历、周历、鲁历。汉改用太初历、三统历，嗣后历法历制改来改去，以致大家对古代历数情况越来越不了解。如上文谈到的《定之方中》，讲夏正十月；《小雅·十月之交》也讲夏正十月；《豳风·七月》依然是夏正。周朝理应用周历，可是这些诗却用的是夏历。这固然是风俗使然，犹如现今虽用阳历，民间仍通行阴历；另一方面也因儒家孔子本来就主张在历法问题上“行夏之时”。

而夏历与周历之不同，主要在岁首。周以建子一月为岁首，称为正月。殷历以建丑二月为正月；夏历则是以建寅三月为正月。所以《豳风·七月》的七月，乃是现在我们的九月。它讲的九月、十月、十一月，分别是周历十一、十二、一月，故冷得不得了，鬓发栗烈难当。

古书中，《春秋》、《孟子》多用周历，《楚辞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用夏历，《诗经》就不一定了。如《小雅·四月》用夏历，《七月》看起来也是夏历，但此诗讲“一之日”等处，却是用周历。这种混用历法的情况，在《左传》等书中也都有，所以容易导致误解。

秦始皇以建亥为岁首，这是夏历的十月、殷历的十一月、周历的十二月。汉初仍沿用此制。汉武帝改用太初历以后，才以建寅为岁首，

与夏历相同。以后除王莽和魏明帝时一度用殷正，唐武则天、肃宗时一度用周正以外，大部分都仍用夏正，与现今民间阴历的月份时令相近。

这是“三正”的问题，指夏商周三种历法的正月之分。另一个天文上的问题是太岁。

（二）太岁

三正，是把一年十二个月配上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，故以一月为正月。所谓建子、建丑、建寅之建，是指“斗建”。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十二个不同的方位，即代表十二个月。太岁则是以周天分成十二等分，由东向西，配以子丑寅卯等十二支，叫作十二辰。

但因子丑等十二辰由东向西，而实际的十二次其实恰好相反，乃是由西向东的。因此，另又假想有个岁星，叫太岁，又称岁阴，让它与真岁星背道而驰，这样它就和十二辰的顺序一致了。以此纪年，就称太岁纪年法。举例言之，某年岁星在星纪，太岁就在析木，称为太岁在寅。次年，岁星在运行到玄枵，太岁就在大火，在卯。其余可以类推。

所以太岁并非真星，指的其实是子丑寅卯等十二辰，而这十二辰又还有个别名系统。

十二地支之外，十天干也与岁星相配，也有一套别名系统。这套别名，《史记·历书》、《尔雅·释天》、《淮南子·天文篇》略有不同。若今年是壬辰年，就称为玄默执徐，明年癸巳年则称为昭阳大荒落。古人作诗题字，纪年往往用此，在古代是基本常识，于今则需费这么多唇舌来介绍了。而太岁与星象之间，也容易弄混，令人糊涂。典型的例子，是战国屈原的生日问题。

屈原的出生日期，《离骚》中自述：“帝高阳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摄提贞于孟陬兮，唯庚寅吾以降。”看来十分明确了，可是研究屈原的人对此却有不同解释。